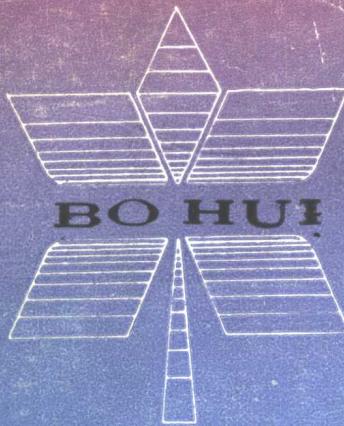


《读者参考》丛书

博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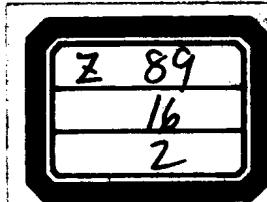
大型文摘 荟萃精华

- 白杨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 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 蒋介石从海路逃离上海始末
- 中外名人的墓志铭
- 神秘的“乞丐女郎”



学林出版社

获取信息 扩大视野 启迪思考 增长知识



《读者参考》丛书 博 汇

编 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出 版：学林出版社
地 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电话：3779028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丹阳市新华印刷厂
印 张：4 字 数：15 万 印 数：1—35000
主 编：朱思敬 责任编辑：钱鸿熹 封面设计：陈达林

ISBN 7-80510-458-1/Z·28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定价：1.50 元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忆列宁	4
白杨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7
刘晓庆的三大“风波”	15
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19
世界“华裔之宝”翁倩玉	23
一对异国情侣的世纪之恋	26
汪精卫与四个女人的恩恩怨怨	30

天 下 事

斯大林墓的迁移经过	36
谋刺列宁的主谋受审记	37
马克思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是怎样的	
样搞错的	40
蒋介石从海路逃离上海始末	41
277万两黄金被劫运台湾的前前后后	45
出版反动书籍《杜月笙全传》案	
庭审纪实	48
香港影视皇后翁美玲惨案内幕	52
苏联核电站泄漏后出现的怪象	
纽约街头的“雷锋队”	55

社 会 透 视

神秘的“乞丐女郎”	55
现代家庭新的冲击波	59
大学生恋爱不等式	61
对中学生早恋的调查与思考	63
“洋插队”中的“童子军”	64

形形色色的“假离婚”	65
“名片”酿成的悲剧	66

名 人 轶 事

毛泽东戏舞姓氏	68
周恩来智救廖承志	69
黄炎培作诗悼亡妻	69
吴晗宁可不出书	70
冯玉祥作《十月怀胎》碑文	70
袁世凯自认“真龙天子”	70
乾隆与湘西彩镜	71
颜真卿辞官求师	71
苏东坡画扇济人急	72
狄更斯打官司	72
牛顿与恋人	73
毕加索画笔下的小偷	73
中外名人的墓志铭	73

新 见 解 · 新 论 点

傅斯年在“西安事变”中的新评价	77
“野合能生孔子”新解	78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原型不容否定	78
上层建筑的定义应予更新	79
实践不能代替物质的基石地位	79
“不到黄河心不死”别解	80
“风水”之学新见解	80
关于“文革”何时结束的一种新观点	81
1838—1840年反鸦片斗争新	

探	81
宋辽“南北朝”新说	82
“唐宋八大家”提法不准确	82
“奸污”释析	82
莎剧当时也属通俗文学	83
阿拉伯数字来历新说	83

新考证

《毛泽东手迹》有三幅是赝品	84
我国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李汉俊	84
主张白话文代文盲文的是谁	85
关于斯大林出生日期新说	86
蒋介石原籍河南许昌不直挺易否定	86
祖冲之籍贯初探	87
舒翼提出辛弃疾也是军事学家	88
赵国栋认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	88
“越雷池一步”的雷池在哪里	89
“火车挽钩”是一位中国工人发明的	90

新发现

衡东县发现周恩来为抗日烈士撰写的挽联	90
清流县发现魏徵族谱	91
江永县发现瑶族《盘王书》最早的汉字手抄本	91
《静穆的黄河》作者之谜解开	91
敦煌发现世界最早的木活字	92
枣阳发现大型原始社会部落遗址	92
陕西发现周裸体陶塑群	92
中国“维纳斯”出土	93

我国发现古代“袖珍放音机”	93
河北发现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	93
浙江发现最大石刻“佛”字	94
乐山发现令人惊叹“巨佛”景观	94

百科知识

夏运会“三色旗”诞生始末	95
会徽·会歌·吉祥物	95
何谓“无恙”	96
“戒指”之“戒”为何义	97
“廉”的本义	97
楷模溯源	97
新公房与新工房	98
“坐阵”与“坐镇”	98
“熊猫”与“熊猫”	98
注意区别“作”与“做”的用法	99
侵犯公民肖像权是违法行为	99
罕见的九言诗	100
日期简写的国际新标准	100
五千年文明史怎么算	100
金器首饰两、钱、克的换算	101
为什么8月也是31天	101
长江长度的最新数据	102
酒店的星级是怎么确定的	102
人造卫星怎样传播电视	103
大卫是怎样穿过长城的	103
思维的七把钥匙	104
交谈中的手势艺术	105
幽默感自我培养三法	106
恭维的艺术	107
讲演七要	108

科技珍闻

形形色色的机器人	109
新电视种种	111

各种各样的飞机	112
几种新型的汽车	114
国外手表的新花样	115
各种新颖的照相机	117
德国制造的噪音炸弹	118
随身携带的中英文翻译器	118
“认”字最多的字写汉字机	119
别机	119
像亲笔写字一样的打字机	119
美国的间谍卫星	120
超级大星发展战术光束武器	121
出版信息	
我国对海外的合作出版	122
90年代台湾出版界前景	123
美国图书出版近况	124
英国书业一瞥	124
日本出版社概况	125
拉美出现“中国儿童读物热”	126
连环画热潮主宰世界文化主流	127
《读者参考》丛书征订通知	128
欢迎邮购一九九〇年《读者参考》合订本	128

我读《读者参考》

编者按：我们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大的鼓励，下面登载的是离休干部、原上海图书公司经理毕青同志的来信。我们对他和一切支持、帮助我们的读者，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

《读者参考》编辑部：

你们出版的《读者参考》丛书，编得很好，很有内容，读者很喜欢看，我亲身遇到的有这些情况：

我带回家去的一些书刊，家里人并不都要看，但《读者参考》丛书《博摘》、《博集》、《博据》等他们每种都喜欢看。

去年我住华东医院，带有新出版的《读者参考》丛书，一个护士见了就借去看。

今年我又住华东医院，一本新出版的《博荟》，同病房的一位老干部，见了就借去看，看了好几天。医生看到这本书后，也借去看。

这套丛书几乎是人人爱读。但可惜不是邮局发行，读者见到的机会不多。我相信如能做到让读者都有机会看到这套丛书，印数再增加几万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几位编者确实是思路广阔，有所作为，特向你们问好。

上海图书公司 毕 青

1990年9月25日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忆列宁	4
白杨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7
刘晓庆的三大“风波”	15
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19
世界“华裔之宝”翁倩玉	23
一对异国情侣的世纪之恋	26
汪精卫与四个女人的恩恩怨怨	30

天 下 事

斯大林墓的迁移经过	36
谋刺列宁的主谋受审记	37
马克思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是怎样的	
样搞错的	40
蒋介石从海路逃离上海始末	41
277万两黄金被劫运台湾的前前后后	45
出版反动书籍《杜月笙全传》案	
庭审纪实	48
香港影视皇后翁美玲惨案内幕	52
苏联核电站泄漏后出现的怪象	
纽约街头的“雷锋队”	55

社 会 透 视

神秘的“乞丐女郎”	55
现代家庭新的冲击波	59
大学生恋爱不等式	61
对中学生早恋的调查与思考	63
“洋插队”中的“童子军”	64

形形色色的“假离婚”	65
“名片”酿成的悲剧	66

名 人 轶 事

毛泽东戏舞姓氏	68
周恩来智救廖承志	69
黄炎培作诗悼亡妻	69
吴晗宁可不出书	70
冯玉祥作《十月怀胎》碑文	70
袁世凯自认“真龙天子”	70
乾隆与湘西彩镜	71
颜真卿辞官求师	71
苏东坡画扇济人急	72
狄更斯打官司	72
牛顿与恋人	73
毕加索画笔下的小偷	73
中外名人的墓志铭	73

新 见 解 · 新 论 点

傅斯年在“西安事变”中的新评价	77
“野合能生孔子”新解	78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原型不容否定	78
上层建筑的定义应予更新	79
实践不能代替物质的基石地位	79
“不到黄河心不死”别解	80
“风水”之学新见解	80
关于“文革”何时结束的一种新观点	81
1838—1840年反鸦片斗争新	

探	81
宋辽“南北朝”新说	82
“唐宋八大家”提法不准确	82
“奸污”释析	82
莎剧当时也属通俗文学	83
阿拉伯数字来历新说	83

新考证

《毛泽东手迹》有三处是赝品	84
我国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李汉俊	84
主张白话文代文言文的是谁	85
关于斯大林出生日期新说	86
蒋介石原籍河南许昌不宜轻易否定	86
祖冲之籍贯初探	87
舒翼提出辛弃疾也是军事学家	88
赵国栋认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	88
“不越雷池一步”的雷池在哪里	89
“火车挽钩”是一位中国工人发明的	90

新发现

衡东县发现周恩来为抗日烈士撰写的挽联	90
清流县发现魏徵族谱	91
江永县发现瑶族《盘王书》最早的汉字手抄本	91
《静穆的黄河》作者之谜解开	91
敦煌发现世界最早的木活字	92
枣阳发现大型原始社会部落遗址	92
陕西发现男裸体陶塑群	92
中国“维纳斯”出土	93

我国发现古代“袖珍放音机”	93
河北发现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	93
浙江发现最大石刻“佛”字	94
乐山发现令人惊叹“巨佛”景观	94

百科知识

亚运会“三色旗”诞生始末	95
会徽、会歌、吉祥物	95
何谓“无恙”	96
“戒指”之“戒”为何义	97
“廉”的本义	97
楷模溯源	97
新公房与新工房	98
“坐阵”与“坐镇”	98
“熊猫”与“熊猫”	98
注意区别“作”与“做”的用法	99
侵犯公民肖像权是件回事	99
罕见的九宫毒	100
日期简写的国际新标准	100
五千年文明史怎么算	100
金器首饰两、钱、克的换算	101
为什么8月也是31天	101
长江长度的新数据	102
酒店的星级是怎么确定的	102
人造卫星怎样传递电视	103
大卫是怎样穿过长城的	103
思维的七把钥匙	104
交谈中的手势艺术	105
幽默感自我培养三法	106
恭维的艺术	107
讲演七要	108

科技珍闻

形形色色的机器人	109
新电视种种	111

各种各样的飞机	112	出版信息	
几种新型的汽车	114	我国对海外的合作出版	122
国外手表的新花样	115	90年代台湾出版界前景	123
各种新颖的照相机	117	美国图书出版近况	124
德国制造的噪音炸弹	118	英国书业一瞥	124
随身携带的中英文翻译器	118	日本出版社概况	125
“认”字最多的字写汉字识	119	拉美出现“中国儿童读物热”	126
别机	119	连环画热潮主宰世界文化主流	127
像亲笔写字一样的打字机	119	《读者参考》丛书征订通知	128
美国的间谍卫星	120	欢迎邮购一九九〇年《读者参	
超级大国发展战术光束武器	121	考》合订本	128

我读《读者参考》

编者按：我们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大的鼓励，下面登载的是离休干部、原上海图书公司经理毕青同志的来信。我们对他和一切支持、帮助我们的读者，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

《读者参考》编辑部：

你们出版的《读者参考》丛书，编得很好，很有内容，读者很喜欢看，我亲身遇到的有这些情况：

我带回家去的一些书刊，家里人并不都要看，但《读者参考》丛书《博摘》、《博集》、《博撰》等他们每种都喜欢看。

去年我住华东医院，带有新出版的《读者参考》丛书，一个护士见了就借去看。

今年我又住华东医院，一本新出版的《博荟》，同病房的一位老干部，见了就借去看，看了好几天。医生看到这本书后，也借去看。

这套丛书几乎是人人爱读。但可惜不是邮局发行，读者见到的机会不多。我相信如能做到让读者都有机会看到这套丛书，印数再增加几万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几位编者确实是思路广阔，有所作为，特向你们问好。

上海图书公司 毕 青

1990年9月25日

人物春秋

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忆列宁

塞涅是巴伊·马雷可夫写的回忆录《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手记》的片断。作者从1918年至1920年任此卫队长要职。他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前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他的回忆录中有不少生动有趣的事件鲜为人知。现仅将他对列宁的回忆摘录如下。

初来莫斯科时，克里姆林宫先留下的人给我带来不少麻烦。1918年春天，这里什么人都有：克里姆林宫原来的那些服务人员——擦地板工、厨师、洗餐具的，还有十月革命后废除的一些机关的职员、看门的等等。除着门人外，这些人在克里姆林宫中早就无事可做。最爱管闲事的就数那些看门的，他们有几十人，都是六十开外的老头儿，有的恐怕都七十出头了。这些人都是过去尼古拉时代的士兵。十月革命后，他们多数人起先对苏维埃政权都怀有敌意：这算什么政府？土里土气的，对工匠、乡巴佬都那样随随便便。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才逐渐改变了对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的看法，开始理解新政治制度的本质，而且真诚地对我们的领袖发生了好感，虽然有时候还要悄悄地叨念他们谦虚与随和得太过分。这也难怪，因为这些老头儿究竟是过去沙皇的奴仆。

“不行！”不是这个老头，就是另一个老头，看到在克里姆林宫快步走动、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列宁，或是看到总穿着那件皮上衣的斯维尔德洛夫时说道：“不行……不够气派，列宁这么个大人物！应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才是，可他却跟谁都拉手，随随便便。不行！……”

* * * * *

我刚到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就要我参加筹建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长期住所的工作。需要的房间早在我来莫斯科之前已为列宁选定了，这是一套只有4个小间的住所，并不大，没有什么摆设。房子很破旧，但离列宁的办公室很近，而且同在一条不长的走廊上，这就是列宁这所住房的最大优点了。

收拾住房所花的工夫很少，只是粉刷了一下墙壁，墙纸也不贴，只摆

了几件家具。因为我们深知列宁是最反对奢侈的。放了两张普通的铁床，一张给列宁，一张给他的夫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还有两张写字台和一张餐桌。我还在餐厅的墙旁放了一个简朴的木架，前室里安了几个书柜，还有 6 把椅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

列宁在私人生活和待人接物中非常谦逊而有分寸，有时候还显得拘谨。他为人十分谦虚，平易近人，但从不与任何人搞无原则的人情关系。我亲眼见到他与别人谈话有无数次，而且与我也多次谈话。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自己说话总是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架子。但他的举止、仪态和坚信自己有理的信念都会使任何交谈者心悦诚服。

列宁在必要时是很威严的，他能制服任何人，使他们头脑清醒，有这种魄力的人确实为数不多。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什么人能像列宁那样平心静气、三言两语而又从容自若地说服别人，使他们服从自己钢铁般不可战胜的意志。

列宁在生活上非常简朴，他的房间里也很冷，因为木柴短缺。食物供应很紧张，伙食不好，经常缺糖，断茶。有时候连粮食也供应不上，更谈不上肉和黄油了。同志们和农村苏维埃代表多次寄来或运来食物，他从不收归已有，而是全部转送给学校和幼儿园的孩子们……。

列宁经常独自外出，有时还步行；他坚决反对派卫队跟着。有一次，他夫人病重住在莫斯科郊区的索科尔尼克儿童森林学校里，列宁几乎每天都去看望她，多半是与妹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和一名警卫员前往。但有一回连警卫员也帮不了忙。

有一天，我走进列宁的会客室，一看，不好了，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列宁不在里面，大家都惊慌失措起来。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拿起话筒又放下，又抓起另一个电话筒，大声喊叫，闹哄哄地乱成一团。后来终于查明情况：原来是列宁和他的妹妹在路上遭到匪徒袭击。土匪们把他们赶下车，抢走了汽车，溜之大吉。列宁一行人只得步行到索科尔尼克区苏维埃，好不容易从那儿要了一辆汽车才赶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处，她正在那儿等得焦急万分。

据警卫员说，当时一伙匪徒向汽车迎面奔来，汽车不得不停下。大家都以为是检查证件，因为那时候局势动荡不安，设关布卡检查是常有的事。列宁下了汽车，掏出证件，匪徒却用手枪对着列宁的太阳穴，接过证件看也没有看，马上把其他的人和司机也赶下车，自己乘上汽车逃跑了。

当我赶去与警卫谈话时，列宁从楼上下来后说，警卫同志没有责任，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情况就是这么复杂，那是没有办法的。

列宁又说：“一般来说，钱包和生命两者任你选择，而力量又在袭击你

的强盗的一边时，你如果选钱包，那么你就活该做一个十足的白痴！”

最令人敬佩的是列宁虽然日理万机，但对小事也不马虎。例如：由于哨兵都认识列宁，所以他平日进出都不需出示通行证，因此他经常不带克里姆林宫的证件就离开克里姆林宫。有一次，在他离开时换了岗，站岗的哨兵以前没有见过列宁。这位哨兵放了司机，因为他有通行证，对列宁却说：“您不能进去！”经过再三解释，哨兵让了步，但把队长请了来。队长很生气，把问题解决后，立即打电话向我一五一十地作了报告，还说，真丢人！我听完后刚放下话筒，列宁来了电话。

“马尔可夫同志，请您表扬那位正在站岗的哨兵，他很尽职，非常负责……。”

※ ※ ※

一天接一天，苏维埃政权在苦难中成长壮大。晴天一声霹雳，1918年8月30日，列宁受了重伤。

事情发生在星期五。全莫斯科到处在开群众大会，党中央委员和其他领导人在会上为工人和红军战士作了报告。

8月30日一早就传来了噩耗：全俄肃反委员会彼得格勒分会主席莫伊谢依·乌里茨基遇害。捷尔任斯基立即去了彼得格勒，亲自领导侦讯工作。

列宁定于这天去米海尔逊工厂。下面的人得到乌里茨基遇害的消息后，企图说服列宁不去参加群众大会。列宁为了使同志们放心，吃午饭时告诉他们说，他可能不去了，可是却自己叫了车子走了。列宁只要知道有工人群众在等他，那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就在此时此刻，这个现今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工厂里，人山人海的工人群众中正隐藏着一小撮恶棍。会议结束后，列宁在工人们的欢呼声中，走到街上朝汽车走去……突然倒了下去。列宁被恐怖分子卡普兰的罪恶的子弹击中了！

我正在自己的卫队长办公室里工作。突然电话疯狂似地响起来，话筒里传来邦契—布鲁耶维奇喘急而嘶哑的声音：

“快拿枕头来，赶快！五六个普通枕头。伊里奇受伤了……伤很重……”

我推开椅子就走，差点与迎面走来的值班员撞个满怀。我一阵风似地跑出了办公室，直奔大宫，那儿的衣帽间里有最好的枕头。我一脚踹开锁着的门，抱了几个枕头，直奔列宁的卧室。

平日列宁的房门总是关紧的，现在却敞开着。我把枕头交给正守在前室的邦契—布鲁耶维奇后回到了办公室，我六神无主，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时候，我若能减轻列宁的痛苦，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如果我的鲜血和生命对列宁的伤势和痛苦有所减轻，即使是极微不足道的，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愿为之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之献出我的生命直到最后一息。抱这样想法的

难道只有我一个？……

列宁遇刺的当天，发布了一个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著名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对一切敌人实行大规模的镇压。

过了一两天，瓦尔拉姆·亚力山大洛维奇·阿瓦涅索夫把我找去说：

“立即去全俄肃反委员会员，把卡普兰带来，关在克里姆林宫里，加强警戒。”

我把卡普兰带到克里姆林宫，关在大宫中作儿童室用的半地下室里。用栅栏挡住的窗子离地面有三四公尺高。门口和窗子对面我都布置了岗哨，严格命令他们要时刻看住犯人。这些哨兵都是经我亲自挑选的共产党员，对每个人都作了详尽的指示。

大约过了两天，阿瓦涅索夫又把我叫去，向我传达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枪决卡普兰，由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尔可夫执行。

“几时？”我直截了当地问阿瓦涅索夫。

“今天，立即执行。”

“是！”

我转身离开了阿瓦涅索夫，回到卫队长办公室，叫来几名最可靠的拉脱维亚共产党员，亲自作了周密的布置后，我们就出发去处理卡普兰了。

根据我的命令，哨兵把卡普兰从那间半地下室里带出来，命令她坐进事先准备好的汽车里。

1918年9月3日下午4时，判决执行了，敌人得到应得的惩罚。是我，一名布尔什维克党员，波罗的海舰队的水手，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尔可夫亲手执行了卡普兰的死刑。

第二天，1918年9月4日，《消息报》上登出一条消息：

“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刺杀列宁同志的范妮·罗伊德（即卡普兰）已于昨日执行枪决。”

（李晓鸣摘自《文化译丛》总第41期，程鹿峰译）

白杨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大众电影》1990年第7—9期，连载了倪振良撰写的《犹有花枝俏——记风云变幻中的白杨》一文，详尽地介绍了白杨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读来催人泪下，发人深思，现摘录如下：

1961年盛夏的一个上午，周总理和陈老总，在华山路的白杨家与白杨、秦怡、黄宗英、王丹凤、金焰、郑君里、蒋君超等上海电影工作者聚会，并

共用了午餐。在临别时，总理若有所思地问白杨：“你家有《文史资料选辑》吗？”

白杨随口道：“没有。”

“喔！”总理沉吟了一下，又道，“往后你有什么事，给我写信吧，写给许明，我能收到的。”

问者有意，听者无心，白杨只以为总理是随意问问。殊不知，总理的问话与叮咛，连同这次光临，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深厚的关怀，这一点，若干年以后白杨才领悟到。

光阴荏苒，一晃到了1984年岁末。白杨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首次会议结束时，国务院参事廖志喊住了她：“白杨同志，我问你件事。”

廖志与白杨曾在三年前一同参加过赴海南岛的全国人大视察组，彼此较熟。这会儿，白杨含笑问：“什么事呀？”

廖志问：“你看过第二十二辑《文史资料选辑》吗？”

“没有。”白杨摇了摇头。

廖志说：“里面有你的名字。”

几十年来，有白杨名字的报刊书籍有多少呵，廖志为何特提此事呢？白杨纳罕地问：“都写了些什么呢？”廖志不肯回答。

白杨觉察到其中有蹊跷，就说：“那你找一本给我看看。”

白杨回沪不久，就收到了廖志寄来的《文史资料选辑》，据廖志的提示，浏览沈醉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此文很长，白杨看完了全篇，她看到在该书170页上谈到与戴笠有过往来的京剧演员、球星、画家、话剧演员等的名字中，也有白杨的名字。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白杨压根儿就不认识戴笠，戴笠是瘦子？胖子？高个？矮个？白杨全然不知，还怎么能谈得上与他有什么来往！文中还写到：“戴笠最爱听京剧，而不喜欢看话剧和电影。军统的晚会也是以京剧为主。”“他对话剧、电影选择很严，只喜爱陈铿所编导的象《野玫瑰》、《天字第一号》等为军统特务工作作宣传的一类东西”。白杨所从事的恰恰是戴笠最不愿看的进步影剧，话剧《野玫瑰》恰是白杨当年坚决拒演的。在川抗战八年，白杨始终是在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领导下，拍摄进步电影与开展话剧运动的。而戴笠是军统特务头子，系白杨等进步影剧工作者的敌手，怎么可能有什么往来？此文提到的白杨之事纯属无稽之谈！白杨即向当时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反映这一冤案，要求组织上帮助予以澄清。局领导很重视，派专人进行了解和核查，终于弄清了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表示：“由于我们在审阅、刊登此文时，工作不够慎重而出现差错。对此类失实文稿，我们已决定更正……”

谁料，更正未及在刊物上发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天河决了水，铺天盖地，席卷全国。该刊编辑部无例外地被“砸烂”了，白杨则被滔天的恶浪卷入了旋涡的中心。上影厂里凡有点名气的演员，统统被揪出来，排成队，押上台，轮番受审、挨斗，稍有反抗，即遭受皮鞋脚、铜头皮带的侵袭。白杨是头号“靶子”，被推进了批斗的会海之中，从早到晚，大会小会，接二连三，无穷无尽。

造反派似乎发现白杨踉跄欲倒了，今儿竟提前结束了批斗会，太阳还未下山，就放她回家。白杨木然地挪动着双腿，回到了被大字报的海洋包围着的独宅——小白楼。

她头晕、恶心，浑身酥软，一进门，没有气力洗刷一下，就一头倒在沙发上，她要死死地睡一觉！

可是，没有容她合上眼，突然响起一阵摧门欲倒的声响。只见一群腰系宽皮带的“造反派”凶神恶煞般冲着她道：“白杨，出来，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白杨低头站在一隅，感觉到整座小白楼在摇晃，每一个房间都在遭受着空前的洗劫。书柜倒塌，书籍散落，衣服撕破，瓷器摔碎，水流撞炸，交织在一起，组成了天塌地陷的巨响，猛烈地冲击着白杨的胸窝。她感到整个身子连同小楼都在下沉。她惊悸，她眩晕，她站立不住了……白杨的丈夫君超一把扶住了她，她浑身软绵绵的，似乎失去了知觉，小白楼里究竟被砸掉了什么，抄走了什么，她全然不知。

“白杨，这是什么？”一声吼叫，把白杨从恍惚中叫醒了过来。她从君超怀里慢慢支起身子，依稀看到造反派亮给她看的是一大堆五颜六色的衣服，那是几十年来，为饰演好影剧角色，白杨自费精心选料、制作的戏衣——“都是演戏、拍片用的服装。”

“什么服装！”造反派打断了白杨微弱的声音，“统统都是兜售封资修黑货的罪证，拿出去，装车！”

白杨眼巴巴瞧着自己亲手缝制的艺术品都被东拉西扯拖了出去，还夹带着真丝、绸缎、毛呢料等高档衣服，有的衣服里还裹着鼓鼓囊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白杨不知道，也不敢问。

君超忍无可忍，就冲着领头的说：“拿走什么东西，也该开个清单吧！”

“什么？你还想秋后算账？！”那个头头冷冷地说，“你来找我好了，我等着！”

“你——”君超想问他叫什么名字，话未出口，冷不防“蓬”的一声，一只沉甸甸的箱子向他扔了过来，差点砸到脚上。

“这里是啥东西？”造反派厉声问。

君超定睛一瞧，是白杨锁着的一只箱子，他轻轻捅了一下白杨，白杨的目光移向箱子，不由愣住了。

白杨慢慢找出了钥匙，俯身把那箱子打开了。原来里面藏的既不是金银首饰，也不是翡翠宝石，而是一堆本子与照片。这里浓缩着她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那一张张剧照，是她呕心沥血创造的一个个艺术形象，也展示着她青春的倩影。还有那一大迭日记本，记载着她三十多年来亲身经历，有事业上的得失成败，有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有艺术家们的频繁交往，还有八年离乱直至新中国成立自己所经历的有关事件与活动，有解放十七年来自己参加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及其断想等等。白杨的这些日记，是她个人生活的写照，也是我国话剧与电影史的一个缩影，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这一切，竟这样蛮横地被抄走了，白杨像被撕心割肺一样难于忍受，她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君超却十分镇静地说：“一定要拿走的话，务必保存好。”他想有朝一日，还能要回来。有谁知，这一箱东西一经拿走，就再也没能回到主人的手中。

白杨伫立在被洗劫后的小白楼里，耳听着满载着她家东西的卡车离去声，既感到茫然若失，又感平添了重重包袱。她为自己几十年心血的结晶被抄走而苦痛，又为这些东西将成为算计她的口实与把柄而心悸。这两种心绪绞得她坐立不住，她蹒跚着走向书房。书房里满眼狼藉，国内外朋友馈赠的各种礼品已被抢劫一空，唯留下一些被打破的瓷器的碎片，各种书籍、图片被撕得稀烂，扔了一地；白杨不忍目睹，无力地闭上眼，转过了身去，她的心在呜咽，却没有眼泪，没有抽泣。

“妈妈！”是女儿晓真的声音，白杨不知女儿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乱七八糟的书房里的，她慢慢转过身，看到女儿捡起一张照片的残骸走了过来：“妈妈，你看。”

白杨接过来一瞧，残留在照片上的是周总理、陈老总，还有站在他们前头的八岁时的晓真。白杨明白了，那原本是一张总理、陈老总来白杨家作客时与艺术家们一起拍的一张合影照，现在，那照片上的白杨、君超、郑君里、黄宗英、王丹凤等等，已被撕得精光了。白杨长长地嘘了口气，是啊，昨天的影星，今天都成了牛鬼蛇神，都在受尽糟践；周总理、陈老总，这一切，你们可曾知晓？！

白杨将留有周总理、陈老总的照片还给女儿，十二岁的晓真小心翼翼地将这张破残的照片包好，藏了起来，一藏藏了十几年，终于使它重见天日。

当时的白杨，当然并不知道何时能大地重光。她又颓丧地走进自己的卧

室，卧室里也被搞得凌乱不堪，空空荡荡。倏然，她发现与她朝夕相伴了三年多的那束鲜花不见了，白杨便四下寻视，终于在墙角里发现了那束鲜花的残枝，花朵已被碾烂，湿漉漉的花瓣上还留有皮鞋践踏的痕迹。

白杨颤抖着手捡起了残花。

这是当年白杨在北京阜外医院治疗心脏病时，周恩来总理特地从自家院子里摘下，请邓大姐送予白杨的“开不败的鲜花”。谁料，今朝她的艺术生命就像这遭受浩劫的鲜花一样夭折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白杨断断续续默吟着陆游的诗句：“……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

“文化大革命”在不断向前发展，形势越来越严重了。“革命大串联”把全国的运动联成了一片。大上海是举世闻名的大城市，自然吸引着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而白杨是全国瞩目的影后，凡来上海搞“革命串联”的人，想方设法要“光顾”白杨，或来个“文攻武卫”，以示革命，或来个抄家破旧，捞点外快……这样的“革命左派”，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络绎不绝，白杨怎能招架得住啊！

杨沫的日记里是这样记叙当时的白杨的：

“……她实在受不了，可是，又往哪里去躲避呢？她这个惹人注目的‘罪人’，谁又敢收留呢！于是，她从电影厂里一出来，即戴上墨镜、大口罩，赶紧乘上电车或汽车，昏昏沉沉地坐着或站着，随车颠簸，随车往哪里开动。反正车到终点，她才下车，然后就上了另一辆车，直到又到了终点站，她才迈着蹒跚的无力的步子下了车。有一段时间，公共汽车、电车竟成了她的避难所。她的避风风雨的‘家’。直到时近午夜：末班车要收车了，她才无可奈何地回到家里，等待她的。也许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黑云漫卷，浊浪滔天，运动在不断地升级。

白杨被戴上“黑帮”的帽子后，又被扣上了两顶吓人的帽子——叛徒、特务，被隔离审查，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

这是白杨一个人呆的单间，算是对上影厂演员剧团团长的一种“待遇”。

白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赶上那个年头，又落在那号人手里，还有什么问题好弄清，还有什么是非能辨明？白杨完全失望以致绝望了！她木然呆立在那里，紧闭着双唇，任凭“判官”们怎样声嘶力竭，呼么喝六，她都一言不发；不管造反派怎样揪头发、揪脑袋、捏皮肉，她都不哼一声，她只觉得山在摇、地在动，地狱般的公堂在旋转，旋转……。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白杨苏醒了过来，发觉背上、腿上尽是粘呼呼的东西，用手一摸，原来是血！她被打伤了，伤口的鲜血渗透了厚厚的劳动布衫。她无力地抬起头来，茫然地望望窗外，忽然发现陈鲤庭踉跄着向

隔离他的小屋走去。白杨咬咬牙挣扎起来，朝门外走去。她要问问知多识广的鲤庭大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

“鲤庭！”

陈鲤庭回头见白杨来了，惊诧地瞧了她一眼，未待她开口，就严肃而又无可奈何地说：“你别找我，回去，快回去呀！”

白杨惊愕地站住了，见旁边忽闪出一个人来，冲着白杨怒斥道：“你是不是想搞反革命串联啊？”

白杨出了身冷汗，失去了人身自由，连申辩、询问的机会都没有了，只有吃冤枉官司白白地被整死、打死，与其这样，还不如……她木然地在黑暗中走着、走着。

在夜幕的掩护下，谁也没有发现白杨已走出了上影演员剧团的大门。从这里到白杨家，也不到两站路，白杨不知不觉已到了布满大字报的小白楼，她悄然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下那套血迹斑斑的劳动布衣裤，把它卷成一团，扔向床底下。不料，女儿晓真闯了进来，她一下发现了母亲换下的血衣，不禁抽动着瘦削的肩膀，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滚落下来。

“晓真！”白杨嗔着女儿。

女儿用小手抹了下泪眼，心疼的目光打量了一番头发蓬松、鼻青眼肿的母亲，一头扑到白杨的怀里，呜呜地哭出声来。

白杨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轻轻推开女儿，强作笑颜道：“真真，我没有什么，你别哭。”转而又问：“你爸爸呢？”

“……”女儿没有回答。

白杨联想到这几天来，造反派转送来的饭菜很不是滋味，不像是君超做的，便问：“这些天，做饭、送饭都是你吗？”

“嗯。”晓真点了点头。

“那你爸爸到底上哪儿去啦？”

经白杨再三盘问，女儿目光莹然道：“爸住瑞金医院了，血压高得实在不行。”

白杨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一年多来，也把他折腾苦了。可是，君超，你万万不能倒下，这个家得靠你支撑下去呀。她絮絮叨叨嘱咐女儿好好照顾爸爸，说不让你“革命”，你不要硬挤进去，学校不上课了，你就自学毛主席著作，帮你爸做点家务事……在杂乱的小白楼里，白杨像要出远门似地嘱咐着女儿。

第二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立即从上影厂“牛棚”里传了出来——“白杨畏罪潜逃了！”

“厂革委会”马上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向各轮渡码头、火车站口及长途